

我家的“百草园”

■孙道荣

我家房子最大的亮点，是有一个百余平方的大院子。

院子本是一个斜坡，我们在装修房子的同时，顺带想将院子整平了。填平院子并不容易，土不好找啊。院子我们早有打算，除了简单做一点硬化外，主要是留着种菜和栽花，希望能找一些好一点的土，没有污染的土。但城区哪有这样的土？恰好附近有个工地，要铲平一个土坡，大量的土需要拉走。我们跟工地负责人商量，买了两车的土。又跟铲车师傅打了招呼，我们的土是准备拿来种菜的，请他给我们挖一点土坡中间的好土。土运来了，果然是不错的土，没有碎石，没有杂质，纯纯的黄土。整平后的院子，黄澄澄的。我们盘算着，哪里种菜，哪里栽花，哪里摆个户外摇椅……

房子在黄山，是预备退休后养老的。我们还有几年才退休，因而这个房子大多时候是闲置的。端午放假，我和妻子决定去小住几天。

家里的油漆味，基本散尽了。妻子打开后门，走进院子。“天哪！”妻子一声惊叫。

赶紧跟过去看。我也惊呆了！

我们上一次离开时，院子还是光秃秃的，像一个光膀子的壮汉，裸露着黄黄的、微黑的皮肤。几个月没来，院子里已是杂草丛生，生机勃勃。我们运来的土，都是山坡中间的土，纯纯的土，没有草根，没有草籽，连片草叶也没有。怎么才几个月，院子里忽然长出这么多草？它们是怎么来的？也没有人给它们浇水施肥啊，它们怎么就如此生机盎然，成了这里的主人？

妻子说，认识它们。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认识不少草。最多的，是车前草，这里一丛，那里一簇，窈窕，瘦削，微风拂过，它们就东摇西晃，像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最嫩绿的，是荆芥草，它们喜欢抱团生长，一团团，一窝窝，这种草，我们小时候都是割了回家喂猪的，只掐它的嫩头；最好看的是紫苏，宽大的叶子，泛着暗红色，像晒了太多紫外线的姑娘的脸，它是可以做菜的，烧出来的菜汁，像苋菜一样红，吃了，嘴唇也是暗红的，仿佛涂了太多的口红；个头最高的草，我看着有点像蒿草，但我记忆中的蒿草，没有长这么高的，枝干也没有这么壮实。拿不准。妻子拿出手机，打开“图识万

物”小程序，一查，不是什么蒿草，而是加拿大一枝黄花。这是个外来入侵物种啊，它是怎么侵入到我们这个小院的？而且，长得如此茂盛？

很多草是我也不认识的，“图识万物”帮了我们的忙，它都认识。有一种结了很多小果子的，叫蛇莓，据说是蛇喜欢吃的果子，网上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有蛇果的地方，往往有蛇的踪迹。忽然有点担心，这些茂盛的野草之下，会不会真藏着一条蛇呢？我们找来一根竹竿，往草丛里拍打，以打草惊蛇。没有见到蛇影，倒是又看到了一种藤蔓植物菰草，在草丛中游弋，我们找不到它的根，只看到了它的藤蔓，在草叶间穿梭，遇到谁，就热情地一把拉住，藤呢，则将你牢牢地缠住，然后继续爬高，或者前行。妻子试图扯起它，没想到它的枝叶间藏着小刺，戳得她一声尖叫。

我思忖着，要不要向邻居借一把镰刀或者锄头，将这些杂草都根除掉。刚刚还被菰草割伤的妻子，却直摇头，她说，这些野草，在她们不请自来之前，我不认识它们，也不会注意它们，但现在它们来到了我们的院子，就

是这院子的主人，也是我们的客人，它们将我们本来光秃秃的院子，装点得生机勃勃，郁郁葱葱，有什么不好呢？可是，这院子杂草丛生，让人看了，会不会显得荒芜而破败？

明明是生机盎然，怎么是荒芜破败呢？妻子摇头，说，野草也是生命，它们也有勃勃生机。所不同的是，在有的人眼里，它是荒芜，是杂乱，是败象，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它也是生机，也是绿意，也是活力。只是原来我们打算将院子打造成“百花园”或者“百菜园”，而现在，它不用我们打理，无须我们费心，自己先成了“百草园”。

是的，也不错，我们家的“百草园”。仅仅一个春天，它就现出了如此活力，生机勃勃，雨季之后，它会不会更加茂盛而繁荣呢？

且待下一次，我们再来，我们家的“百草园”，也许野花盛开，野果累累。这同样值得期待。



夜航船

闲坐烹茗

■河琴

德优方能怀远

因外婆离世一个月祭日，让沾亲带故的一群亲戚又聚在了一起。一大早当姨妈从表哥那里得知11岁孙子被14岁的孙女打出鼻血而絮絮叨叨、脸色凝重地在跟孙女讲道理：“他可是你亲弟弟啊，你最亲的人，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偷看你的日记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以后你弟弟飞黄腾达了，你这个做姐姐的也沾光。”姐姐一听这话，更是一百个不乐意了：“什么偷看日记不是大不了的事，这可是大事，难道你的隐私也能随便让别人看吗？他是我，我是我，我不是他妈，他飞黄腾达跟我有屁关系！”姨妈正准备继续说教，一帮人聚拢过来劝阻道：“你也别再说孩子了，你家孙女这次期末考试又考了全校第一，初中成绩都能这么好，将来可有大出息了。”姨妈一听，倒也乐得哈哈笑开了，“我儿子是石油工程师，我媳妇是大学教师，我这孙子、孙女都有学霸基因，哈哈哈。”职业是大学教师的表嫂在一旁圆腔：“妈，姐弟打架的事你别管了，我已经摆平了，当时就给了他俩一人一巴掌。上次月考，姐姐考了全校第五，回来还大哭一场，这次终于又考了全校第一，这下可以安心过个暑假了。”众人便开始一边倒地夸姨妈有福气，儿子儿媳工作好收入高……

我心里戚戚然，难道只要分数高，孩子们一切错误的行为，都可以不计较了吗？弟弟尚未懂事偷看姐姐日记，不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明白侵犯别人隐私是犯法的；姐姐只顾及自己的利益受损失，无视手足亲情，难道不是一个对她进行感恩心、利他心教育的好时机吗？

暑假来了，小区楼下的课程培训班又爆满，从幼小衔接一直到小升初，暑期上辅导班成了家长、老师的共识。而我不仅自己从来没让儿子去上辅导班，还苦口婆心跟身边家长说不要去上，于是我被唾弃——“读书改变命运，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错愕。固然读书改变命运的说法我认同，但读书难道还只是读学校那几本应试教育的书吗？古人读书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试问今日我们的读书又是因为？我们需要改变的又是什么命运？

在杭州送外卖的湖南小伙彭清林奋不顾身从12米高处的西兴大桥一跃而下救人的事迹多日登上热搜，他没有耀眼的学历、没有光鲜的工作，但是他的善举却得到了社会高度的褒奖，外卖小哥的命运因此也得到了改变。这种舍己为人的人间大爱才是更值得我们大力弘扬的正能量，它比“利字摆中间、道义放两边”的利己主义高尚千万倍。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学校本该是神圣而欢乐的地方，孩子们一起玩一起笑，朗朗的读书声，多么美妙动听，但是我却看到孩子们对于去学校感到的是恐惧，老师讲课呆板、枯燥、乏味，还一味要求孩子们小小的年纪背着重重的书包一律考个高分，家长则一味灌输要把别的同学都比下去，这样的教育，孩子们不厌学才怪。除了考试分数，孩子其他方面，如尊老爱幼、人际交往、社会责任、家国情怀等等难道不应该更值得我们深思和受重视吗？



《月是故乡明》妙荣作

往事悠悠

父亲的百宝箱

移居南方后，思乡的情愫与日俱增。清明回到久别的故乡，伫立在父母的墓前，俯身叩首，已是泪眼婆娑。走进院落，顿感强烈的氤氲在情感中发酵，小院给予了我童年无数的快乐和憧憬。难忘坐在母亲的腿上，仰望着浩瀚星空，闭目聆听那些年从葡萄架下流淌着的故事。依旧屹立的老屋，经受半个世纪的雨雪风霜，光影斑驳；老屋的主人承受了岁月的无情和洗礼，连一砖一瓦亦向人们诉说着昔日的沧桑与悲凉……

“走进老屋欲断魂，不见小院守望人。”沉思在老屋的屋檐下，感受着老屋被岁月时光打磨的肃穆和静谧，心如灌铅。睹物思人，老屋依旧像疲惫的老人在静静地熟睡。冥冥中，老屋的灯盏依旧亮着，幻觉出现父母那忙碌的身影；仿佛母亲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为我们赶制过年的新衣裳……瞻望老屋，百感交集，相思将我的心怀占满，让我灵魂深处凄凉与清幽的心情无法安放。

走进老屋，父亲的百宝箱依旧摆放在土炕的一隅，只是，覆盖了一层细细的蜘蛛网，尘埃落满了箱体。打开箱子，依稀闻到柏木的清香抑或夹杂淡淡的中草药味儿。往事浮起，历历在目……

箱子是大哥在河北张家口服役时邮递回来的。记得那是1973年的暑期，父亲接到邮局的邮单，要到十几公里外的火车站取货。时维暑假，我吵闹着要跟父亲一道去。父亲无奈，让我坐在“红旗”自行车后架上，上路了。

北方的早晨，路上人车稀少，不时有农用拖拉机“突突”地从身边驶过；

偶尔，也有长途汽车在站点停靠。车驶去后，尾气散发出来的汽油味儿，扑面而来，我都会使劲儿抽动几下鼻子，深吸几口，直目送车子到路的尽头。

提来的货物曾是装过军用物资的柏木箱体，有些重量。父亲把箱体捆绑在车后架上，我坐在前面大梁上，骑行时，父亲先把两腿叉在梁中间，然后往前助力，车子才能徐徐滑行。

箱子打开后，里面有山萸肉、天麻、黄芪、当归等中草药；有一套崭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在箱子底部，还有一条当时地方紧俏的“凤凰”牌香烟。

草药是给父母用的，父亲患有慢性疾病，为节省看病开支，自学中医学，针灸学，自然也就成了半个郎中。依稀记得，父亲身边的中医书籍有《金匱要略》《本草纲目》《针灸学》等。这些医书与其他书籍，一摞摞整齐地摆放在窄小的窗台上，“卧室”兼“书房”，一举两得。

箱子经父亲稍加改造，添加了一把锁钥，就派上了用场。一摞摞书籍也码放在箱子里，父亲很珍惜这个箱子，自诩为“百宝箱”。箱体里的凤凰烟平时舍不得抽，家中来了客人，父亲才会从百宝箱中取出，并很自豪地介绍说：“这是儿子从部队寄来的。”抽上两颗，屋内便会烟雾缭绕，香气扑鼻。

大哥作为长子，无时无刻记父母的身体健康，寄来的草药，父亲如获至宝。这些药材当时市场上比较稀缺，是大哥托关系搞到的。每年夏季的汛期，父亲总是把药材拿到太阳底下晒晒，为的是药材不受潮，不生虫子，年年如此。

湘湖诗会

■潘开宇

小暑

在小暑

适合斜倚藤萝

一盞茶的时光中

半盞在卷帙的文字间游走

半盞临竹喧微雨

与暮雨对话

我吟出鸟语竹密，雨声荷香

一帘风过

将荷塘、绿柳

尘封入一首古诗里

长廊深处

阶庭绿苔生

青山绿水如泼墨的古典名画

小暑的清幽里

倏忽温风至

■董俊贞

在我记忆中，这些药材在百宝箱存储了好久。我思忖，父亲当时为何不拿这些药材滋补身体呢？也许父亲认为，这些珍贵药材应该好钢用在刀刃上。哎，可怜父亲的那个年代，把保健养生看得太草率了。

百宝箱储存的东西很多，除了书籍、药物等家中贵重物品都往里放。父亲浏览过重大历史变革时期的报纸，诸如“9·13事件”，尼克松访华，以及唐山大地震等等，悉数储存箱底，多年后报纸都发霉变色了，仍舍不得废弃。

更让我们泪目的是，我们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在箱底里发现了父亲晚年掉过的齿牙，妥妥放在箱子的一隅，用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打开后，有三个锈色的齿牙，根很长，足有20厘米，当时我有些惊诧。记得小时候我们小孩儿适龄换牙脱落后，大人总是让我们把脱落的牙齿扔上屋顶，嘴里还念念有词：“扔在房上，快快长上”。那么，父亲将齿牙放在箱体里保存，就是个谜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历练，才幡然醒悟父亲的用心良苦。父亲之所以把脱落的齿牙留存住，是寓意把后代的“根儿”留下！父亲的第三代，女儿多，男丁少，每次见到成年后的唯一孙子，都要嘱咐多吃醋，多吃酸性的食物。传说吃酸性食物，生男丁的概率大些，这些虽没有科学依据，但父亲是多寄一丝希望于我们的后代人丁兴旺，把根留住……

哦，父亲的百宝箱，风雨中屹立的老屋，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满载着我们不尽的怀念，也留给我们一生的宝贵财富；更见证着我对家乡的无限眷恋！

风景独好

■金海焕

折多的山

常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此生必驾318”这句标语燃红了无数背包客的火热激情。蹿红的口号赚得慕名而来的游客为“驾”而来，折“驾”而返，所愿皆有所得。

国道318如果是一首曲子的话，那么它的序曲或许很长，留下了2258公里留给高潮和尾声。川藏线318的高潮是成都发起的，尾声由拉萨收尾定音。此处的318线似一条悠然的带子在横断山脉山腰间盘游曼绕，串联起平原、高山、峡谷、雨林、雪山、冰川……高山峡谷的绝美景观淋漓尽致。路在山中走，城在路中连。几个耳熟能详的城市，诸如雅安、泸定、康定、新都桥、稻城亚丁……散落在连绵的雄山峡谷间，隐秘而安详，这里随意一处山、地、湖在藏语里都有故事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西出折多第一山”，无限风光需要靠高度和长度来成就的。不懈的脚步力加眼力必能抵达心中的秘境圣地。折多山，山势如屏，遮天蔽日，百转千回，雄壮的山形体魄将道路拉成一条黄褐色细细的线，一条黄色哈达随山势延宕反转，逶迤连绵。透过车窗观望“之字形”的路上各色近乎静默的车子，顿生“渺沧海之一粟”“觉宇宙之无穷”之感。暑期旅游旺季，比景点还要旺的是一路的车子，私家车、工程车、大巴车成为国道318三大主力车型，折多山的胸怀高大伟岸，它们都成了山坡上爬行的一只只小小的甲虫，许是给孤寒的折多山挠个痒，逗点开心吧。大巴车刚进山时，挪三步踩一脚刹车，车辆彼此间前衔后接徐徐蜗行。不经此地不能想象“此生必驾318”这句网红标语“燃”的程度。无限的向往、无比的虔诚、无数的考验才能促成这趟完美之旅。

我们的大巴车蜗爬过几何倍数的转折坡后。有几位同事被折晕了，只能闭目静养期待早些下车休息。萧山与康定是作为对口支援合作县区，我女儿也参与了此次单位的川西疗休养之旅，她平时就有晕车迹象再加轻度高原反应，就有些头昏脑涨，直嚷嚷着要下车回酒店。这一闹腾，我就都有些心烦意乱了，半途而废终非良策。正手足无措，“望山兴叹”中，车内同事纷纷伸出援手，风油精、晕车贴、晕车药、降暑汤……七手八脚，一时应接不暇，倒是导游经验丰富，将女儿座位安排至前排，外加给她两罐小小的氧气瓶随时吸一吸。多管齐下，她的高原反应症状终于逐渐缓解了。事后，我笑语：“你这回锻炼了，可以折多回来不看山了。”女儿一个哭笑不得的捂脸动作。

随着海拔的抬升，茂密的森林逐渐切换成低矮灌木丛，再后来就成了比较稀疏的草甸了。自然与植被在严酷的生存环境里彼此间进行着小心而耐心的双向选择。

在2500米左右的草甸地带。白嘴黑背牦牛、棕腿黑肚牦牛、黑白相间牦牛……在这片高原山坡上，它们是自由奔放的，粗犷而不羁的，彪悍壮硕的牦牛散落在一大片草坡上。披着油光溢彩的鬃毛，犹如背了一床厚厚的毛毡。它们低头吃草，闲庭细步，远远可见它们侧头观望若有所思抑或与同伴顶角嬉戏且试高下，任何周边的声响哪怕几声刺耳的汽笛声，也不能惊扰到它们。它们在这片深山草坡上的“原住民”，自由散漫的高原主人，严酷环境中浸染出自然生命的原始张力摄人心魄，无比壮美。

如果说动物带给我们感同身受的雄壮之美，那么高原上的植被同样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叹。

在木格措边的溜溜山下，几朵小花牵引着我的眼球，它们在石隙中努力抱团长一丛，在草甸平稳处生一支，随遇而安地自适着。它们给人第一眼感受是那么娇小，却黄得那么耀耀。的确，在略显灰色调的贫瘠高山上，一望而见这么有色彩辨识度的鹅黄小花，单调的灵魂怎能不为之欢欣一振呢？冷峻的山体让许多植被都望而却步，这些零星点点的亮黄的、殷红的、淡紫的小精灵，不能被称为小精灵应该称是高原精魂才对，昂首挺立不屈于缺氧严寒之境，年复一年续写生命的壮美。“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别看他们近似匍匐在地，虽小但有精神，固小却不失气度，仅是这么几点就远胜万紫千红鸟语花香了。几点碎花猝不及防跳入眼帘，足以让人心旌飘荡，在心灵的湖里映射出漫山遍野的馨香。

山折折叠叠，高低起伏，折出了多姿的高原生态原貌，古朴的藏族民居，神圣的玛尼堆，翻飞的经幡，人依山走，心随景移。许许多多的景物都皱缩其中，攀爬、腾转、凝望，画面渐次铺展连贯，恰似在某个时刻，车头一转，风景顿然开满饱满，神思邈飞。

在4298的折多山观景台上，我们撒一把五彩的龙达，美好的祝愿随风而起，铺展出一路的盛景。